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52n2115

鐔津文集

宋 契嵩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鐔津文集目錄
  -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 1　輔教編(一-三)
    - 上
      - 原教
      - 勸書
        - 1　第一
        - 2　第二
        - 3　第三
    - 中
      - 廣原教
    - 下
      - 孝論
        - 1　明孝章
        - 2　孝本章
        - 3　原孝章
        - 4　評孝章
        - 5　必孝章
        - 6　廣孝章
        - 7　戒孝章
        - 8　孝出章
        - 9　德報章
        - 10　孝略章
        - 11　孝行章
        - 12　終孝章
      - 壇經贊
      - 真諦無聖論
  - 2　皇極論(四)
  - 3　中庸解(四)
    - 1　第一
    - 2　第二
    - 3　第三

- 4 第四
- 5 第五

- 4 論原(五-七)
  - 禮樂
  - 大政
  - 至政
  - 賞罰
  - 教化
  - 刑法
  - 公私
  - 論信
  - 說命
  - 皇問
  - 問兵
  - 評讓
  - 問霸
  - 巽說
  - 人文
  - 性德
  - 存心
  - 福解
  - 評隱
  - 喻用
  - 物宜
  - 善惡
  - 性情
  - 九流
  - 四端
  - 中正
  - 明分
  - 察勢
  - 刑勢
  - 君子
  - 知人
  - 品論
  - 解譏
  - 風俗
  - 仁孝

- 問經
- 問交
- 師道
- 道德
- 治心

- 5 雜著(七-八)
  - 紀復古
  - 文說
  - 議旱對
  - 夷惠辨
  - 唐太宗述
  - 易術解
  - 逍遙篇
  - 西山移文
  - 哀屠龍文
  - 記龍鳴
  - 寂子解
  - 寂子解傲
- 6（ 書）(八-九)
  -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 再書上 仁宗皇帝
  - 書啟
    - 上韓相公書
    - 再上韓相公書
    - 重上韓相公書
    - 又上韓相公書
    - 上富相公書
    - 上張端明書
    - 上田樞密書
    - 上曾參政書
    - 上趙內翰書
    - 上呂內翰書
    - 上歐陽侍郎書
    - 上曾相公書
    - 謝李太尉啟
- 7 書啟狀(一〇)
  - 與關彥長祕書書
  - 答茹祕校書

- 與章表民祕書書
- 與章潘二祕書書
- 與馬著作書
- 與周感之員外書
- 答王正仲祕書書
-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 與通判而下眾官
- 與諸山尊宿僧官
- 與諸檀越書
-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 接錢唐知縣先狀
- 接大覺禪師先書
- 謝王侍讀侍郎
- 謝沈司封提刑
-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 與瀛州李給事
- 與廣西王提刑
- 與陳令舉賢良
- 與潤州王給事
- 與王提刑學士
- 與陸推官
- 與張國博知縣
- 謝錢唐方少府
- 與仁和趙少府
- 與沈少卿見訪
-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 送詩與楊公濟
- 還章監簿門狀
- 與石門月禪師
- 與黃龍南禪師
- 答黃龍山南禪師
- 與圓通禪師
- 又與圓通禪師
- 答圓通禪師讓院
- 答萬壽長老
- 與萬壽長老
- 謝杭州寶月僧正

- 退金山茶筵
- 與東林知事
- 與楚上人
- 發供養主與檀那

8 敘(一一)

- 傳法正宗定祖圖敘
- 六祖法寶記敘
-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敘
- 武陵集敘
- 原宗集敘
- 移石詩敘
- 法雲十詠詩敘
- 法喜堂詩敘
- 山茨堂敘
- 趣軒叔
- 山游唱和詩集敘
- 山游唱和詩集後敘
- 與月上人更字敘
- 周感之更字敘
- 送潯陽姚駕部敘
- 送郭公甫朝奉詩敘
- 送王仲寧祕丞歌敘
- 送周感之入京詩敘
- 送周公濟詩敘
-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敘
-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敘
-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歌敘
- 送真法師歸廬山敘

9 志記銘題(一二)

- 武林山志
- 游南屏山記
- 解獨秀石名
-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 泐潭雙閣銘
- 清軒銘
- 南軒銘
- 舊研銘

-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 文中子碑
-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

10 碑記銘表辭(一三)

-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勤公塔銘
-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 李晦叔推官哀辭
- 周叔智哀辭

11（ 述題書贊傳題）(一三)

-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 題遠公影堂壁
- 題梅福傳後
- 書文中子傳後
- 書李翰林集後
- 書諸葛武侯傳後
- 書范睢傳後
- 唐叚太尉傳贊
- 好善贊
- 陸蟾傳
- 韓曠傳
- 評北山清公書
-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

12 非韓(一四-一六)

- 非韓子三十篇
  - 1 第一
  - 2 第二
  - 3 第三
  - 4 第四
  - 5 第五
  - 6 第六
  - 7 第七
  - 8 第八
  - 9 第九
  - 10 第十
  - 11 第十一

        - 12 第十二
        - 13 第十三
        - 14 第十四
        - 15 第十五
        - 16 第十六
        - 17 第十七
        - 18 第十八
        - 19 第十九
        - 20 第二十
        - 21 第二十一
        - 22 第二十二
        - 23 第二十三
        - 24 第二十四
        - 25 第二十五
        - 26 第二十六
        - 27 第二十七
        - 28 第二十八
        - 29 第二十九
        - 30 第三十
    - 13 古律詩共六十首(一七)
        - 三高僧詩
            - 霅之晝能清秀
            - 越之澈如氷雪
            - 杭之標摩雲霄
            - 送章表民祕書
        - 古意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 感遇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懷越中兼示山陰諸開士
- 早秋吟
- 群賢宿山賦得暮雲嵁下宿
- 浙江晚望
- 題徑山寺
- 郎侍郎致仕
- 山中早梅
- 汎若耶溪
- 書毛有章園亭
- 山亭晚春
- 自贈
- 夏日無雨
- 歲暮書懷
- 山中早行
- 湖上晚歸
- 季春寄友生
-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 送客還北闕道中作
- 次韻無辯赴承天再命
- 山舍晚歸
- 讀書
- 送廬隱士歸廬山
- 還南屏山即事
- 入石壁山
- 山中自怡謝所知
- 寄承天元老
- 誡題
- 元日
-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賦此詩
-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 遣興三絕
- 書南山六和寺
- 寒食日雨中
- 早起

- 對喜鵲
- 寄晤冲晦
- 洗筆
- 遊大慈山書晝上人壁
- 清溪

- 14（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一八)
  - 東山沙門契嵩上
  - 章安楊蟠次韻
  - 錢湖草堂沙門惟晤次韻上
  - 約冲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
  - 次韻和詶
  -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
  - 次韻和詶
  -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
  - 次韻和詶
  - 次韻奉和
  - 嘉公濟冲晦見訪
  - 次韻和詶
  - 次韻和詶
  -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 次韻和詶
  - 次韻和詶
  -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晴
  - 次韻和詶
  - 次韻和詶
  - 早過天竺呈明智及同遊二老
  - 次韻和詶
  - 次韻和詶
  -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冲晦
  - 次韻和詶
  - 次韻和詶
  -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冲晦
  - 次韻和詶
  - 次韻和詶
  - 同公濟冲晦遊天竺兼簡呈伯周禪老
  - 次韻和詶
  - 次韻和詶
  - 宿天竺再贈東山禪師與冲晦

- 次韻奉和
- 次韻奉和
- 宿天竺寺賦聞泉呈二老
- 同賦聞泉
- 同賦聞泉
- 送公濟冲晦出山兼簡駐泊李思文
- 次韻奉詶
- 次韻奉和
-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
- 次韻和詶
- 次韻奉和詶
- 山中回憶東山老
- 次韻奉詶
-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二篇鄙思枯涸奉和不暇且乞罷唱
- 次韻奉詶
-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禪師
- 次韻和詶
-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
- 次韻奉詶
- 次韻奉詶
- 次韻奉和
-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辯
- 次韻奉和
- 次韻奉詶
- 次韻奉和
- 寄東山禪師
- 次韻奉詶
- 楊蟠雪夜登湧金樓詩
- 次韻奉詶
-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
- 次韻奉詶
- 新歲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賢令強公
- 次韻和詶
- 竊觀仲靈久雨詩且道余與公濟吟從之意輒次韻奉和
- 重次元韻
- 又次韻奉寄強令
- 重次韻奉詶

◦ 15　附錄諸師著述(一九)

        - 序
        - 又序
        - 禮嵩禪師塔詩
        - 吊嵩禪師詩
        - 贊明教大師
        -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
        - 又帖
    - 鐔津集重刊疏
    - 重刻鐔津文集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2115

鐔津文集目錄

卷首
行業記(此即序)(陳舜俞撰)
卷一
輔教篇上
原教
勸書(并序共四篇)
卷二
輔教篇中
廣原教(并序共二十六篇)
卷三
輔教篇下
孝論(并序共一十三篇)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卷四
皇極論
中庸解(五篇)
卷五
論原(共四十篇)
禮樂
大政
至政
賞罰
教化
刑法
公私
論信
說命
皇問
卷六
論原
問兵
評讓
問霸

巽說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物宜
善惡
性情
九流
四端
卷七
論原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
品論
解譏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論原畢)
雜著(六篇)
記復古
文說
議旱對
夷惠辯
唐太宗述
易術解
卷八
雜著(六篇)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書
萬言書上仁宗皇帝
卷九
書
再上仁宗皇帝
書啟(共十三封)
上韓相公(四封)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參政
上趙內翰
上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李太尉
卷十
書啟狀
與關彥長祕書
答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員外
答王正仲祕書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眾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塘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塘方少府
謝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與黃龍南禪師(別幅)
答黃龍山南禪師(次幅)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答圓通禪師讓院
答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回答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卷十一
敘(共二十三篇)
傳法正宗定祖圖敘(與祖圖上進)
六祖法寶記敘
明州良和尚語錄敘
武陵集敘
原宗集敘
移石詩敘

法雲十詠敘
法喜堂詩敘
山茨堂敘
趣軒敘
山游唱和詩集敘
山游詩後序
與月上人更字敘
周感之更字敘
送潯陽姚駕部敘
送郭公甫朝奉詩敘
送王仲寧歌敘
送周感之詩敘
送周公濟詩敘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敘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敘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謁敘
送真法師歸廬山敘
卷十二
志記銘碑(共一十二篇)
武林山志
游南屏記
解獨秀石名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文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曲記
卷十三
碑記銘表辭(七篇)
秀州資聖勤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暹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述題書贊傳評(共十二篇)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候傳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蟾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卷十四
非韓上
第一(并敘)
卷十五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卷十六
非韓下
第十四之三十
卷十七
古律詩(共六十首)
卷十八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共六十九首)
卷十九
附錄諸師著述
禦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又序瑩道溫作
石門惠洪禮嵩禪師塔詩(三十一韻)
楞伽山守端弔 嵩禪師詩(一百韻又引)
龍舒天柱山修靜贊(并引)
靈源臾題明教大師手帖後(二首)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并敘)
疏語

嘉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持文琇序

鐔津文集目錄畢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石刻本在杭靈隱山)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毘。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涉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二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欽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

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眾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鐔津文集卷第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沈於生死者。情為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為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為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清污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己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

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未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為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群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概而惠之。不散損之。謂生也。無貴

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群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　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譬。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癖耳。佛豈苟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颼風飂飂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其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

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為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眾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群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為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為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詡詡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己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曰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為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為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為道德。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雜然盈

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癘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說。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悋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邪。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沿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縉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狥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為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概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迺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日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

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 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存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為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止渴不必柬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曰。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

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眾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勳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月*暴]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脈。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也。脈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眾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隣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為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眾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麁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曾 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逾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諭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鐔津文集卷第一

鐔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中

廣原教

敘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大本。雖概見而未暇盡言。欲待別為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為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為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眾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眾生之大本也。甚乎群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為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狥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眾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為淺教為小道。與夫信者為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道為他教為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群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遍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

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概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麁也。麁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遍幽遍明遍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奧。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群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群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隣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曰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有。若不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氂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親為疎疎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兇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柬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瓿之間。不亦然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圍不揜群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

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群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毘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毘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啟眾善遮眾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為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邮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邮。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邮。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

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概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眾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愚不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輕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狥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為之修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往往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眾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為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恪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為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溷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污。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

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眾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作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恪。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遍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艷。煦嫗貧病瓦合輿儜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為孤。其群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污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眾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概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豫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待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

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儌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碍不明。不知窒其漸。道碍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而字)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剋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可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群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

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群生之常覺也。眾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詘之。為家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亦甚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刑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群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群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眾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眾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群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眾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為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為博為多為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詆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本或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鐔津文集卷第二

鐔津文集卷第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下

孝論

敘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愧。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啟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為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眾善之所以生也。為善微戒善何生邪。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之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為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邮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為孝而無効。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為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骸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為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闇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為遠而孰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孰為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眾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為道乎。是故聖人之為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為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為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

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為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為。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隣。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為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其為善則昆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于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蒌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梳-木+目]然而豈見聖人為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好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為母儲。殆欲為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丕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為養。父死於事。而丕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丕即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丕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絰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舁或導。大聖人也夫。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犍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犍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眾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鑑氏。大

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諡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趨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眾惡

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眾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為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至人頹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為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苹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

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淘。淘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大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為之謂也。有為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群心之元心也。眾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群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群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繆乎。而秦人以為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遍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

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諭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視指而不視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爾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不然乎。

鐔津文集卷第三

鐔津文集卷第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為人至愚也。其為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隣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況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為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躡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為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為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為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為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為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囂囂嘍嘍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

直。及其所以為身也為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一作君子)其有為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己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增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僭下偪。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為古而有不為今而無。不為堯舜禹湯而長。不為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為帝為王。行之未至。所以為五霸為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為亡國。得者為聖。履者為賢。棄而不學者其為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概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為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

為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為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為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疎。為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泆為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相凌。為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為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為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為之智也。教其疎通而知變為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為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為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為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為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為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為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為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為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為人君者。為人臣者。為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

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為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為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為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為哉。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別思慮狥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狥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為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怪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為。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為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為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為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

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眾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眾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眾人則眾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以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眾人之所以為眾人者。眾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為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或作大或作性)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歌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為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為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噎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翺其能中庸乎。曰翺乎其倣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

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鐔津文集卷第四

鐔津文集卷第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樂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隳。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為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酬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娉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沈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

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一本無所)則大公也。誠以道則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為大則範法乎天地也。誠為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為而無累 也。大無為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其人當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迺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以天下為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為有苟私而爭也。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聖人或作君子)誠之則五材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政簡則無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而不章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政或作正)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其事萬端有所決也。天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甚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所以扶斯義

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愆也。義也者何。域大中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也。在執者與人不義眾得以而去之。與眾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傑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刑其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人資之以為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枉(枉或作奇)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公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概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也。賞罰中所以為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眾。眾必隨之。惡以懷眾。眾必效之。眾人無常心與利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偽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婁委己者也柔焉。媚之與眾為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臾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瀆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蓋不

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冐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沈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脈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脈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己。而後推諸其人焉。人未之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邪。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上二句似文倒)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所以為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為相孝弟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譏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奉公。為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為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

刑。而聖人猶求諸己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修。而寬之不以刑為。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為其心。今朕為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篤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恝然不相從而為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鄧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柰何又後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為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為暴非特為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罔間。曰子誠通於時而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偽。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睨之。猶以為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縣默為之政務於寬厚。恥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如晦諸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正觀三十年民家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裹糧。歲卒斷獄不過三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而其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如何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導眾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裁或作材)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闟闟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己而己得。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監。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監不能蓺稷黍。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飡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庀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眾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邮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投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藺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荀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蔑私也。眺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寶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 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渝其私也。嗚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為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宦學無所信也。故善為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為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為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久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

久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為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堠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堠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為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為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故為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為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

仁。振五季偽亂也　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來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疑之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也。是果有然。是果無耶。吾子至學不謬聖人。必能引決。為我明之也。曰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為。不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默合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仁或作人)孰曰皇無道真乎。曰如此也。孔子盍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之云為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堯舜必不能徒為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為而為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偽。因不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者也。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為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贏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為聖人之書。雜其

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真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徼者也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曉然而作。

鐔津文集卷第五

鐔津文集卷第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胄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

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因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擅字。依荀子文也。此乃專擅意也。在理當作擅。與禪契)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誰與讓矣。楊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修信也。而霸孰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抵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者字)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其舍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利也。顯權

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用或作則或無固字)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言也。而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賁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忘或司字)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

質文本正而末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為。文如不正何以質為。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廋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廋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閣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眾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 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偽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為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為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己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辯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偽。偽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為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脫地名二字)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為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眾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眾人之福眾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樂之。眾人所得而眾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者。不為樂也。有欲之者。非為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重也。得眾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為聖賢邪。視高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意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

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眾人之福。福之末也。修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為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慊。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恥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眾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為可見而其所以為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遯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為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苟也。可為則為之也。不可為則不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儕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污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脫名)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

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遇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筆誤宜作助兼)及鄙負其所使也。網則隳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己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其盜跖饕人肉而人皆能惡之。

少正卯顯於朝而眾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性情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干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髫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慺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闇闇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為之。不亦為伊尹愧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尚備。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

非馬氏以其先。黃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楊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楊子為劇秦美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怪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諧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坌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為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鐔津文集卷第六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修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曷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二字)是地道之分也。人數極。雖天地(或無地字)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曰。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噏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眾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

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眾。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斂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蓋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為刑正而為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為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為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逮取以為相。遂同覇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傅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琯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大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辨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楊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 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傅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疎矣誠疎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有作發)。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上文字)。郭泰黃憲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袁奉

高之遁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察)足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譏

為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為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姑以箕箒而詬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給。仁義詘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閭里翕然尚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為子。文王之為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

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為。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寧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楊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政字)為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為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為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朦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為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眾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充己而為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為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己而為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為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厭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篤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暮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為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

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酒慷慨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牴忤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正其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己。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為耶。應曰。無為也。吾治其(其或作吾)心耳。曰治心何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汩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

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怪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為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雜著(六篇)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為君臣者有禮。為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修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涖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修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慝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

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摸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孰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靄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諤然不辯(本或從辯)。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槁矣。農夫忙忙無所奈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莩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救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語子竊與之。吾嘗聞諸長者。諸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時至水旱不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為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僭恒暘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修。國事修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胥君政也。如此則國事不修。國事不修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為廣且遠

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用禱邪。問者韙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從辯)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文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為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惡人之朝。恥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為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為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修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也者。是不與人為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為恭乎。不與人為善孰為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毗睚恣作。頑懦鄙薄爭勢胥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為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詞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隋大業間。劉文靜坐與李密連姻繫獄。太宗入視。乃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圖大事也)諫班師於霍邑。號哭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義師西圖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據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咸陽高祖不納。號泣聲聞帳中)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太宗將尉遲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誅於臨朝殿前)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登極初。可汗寇涇州。總兵百萬至渭水便橋。太宗獨上以輕曜軍容。可汗見懼而請和。故刑白馬盟於便橋上而去)拒德彝之諂。何沮天下之佞人也(正觀初。奏秦王破陣樂曲。封德彝對曰。陛下以聖武戡亂。玄極奏樂象德定。文容以為比。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名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突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正觀初突厥諸部叛討之而兵叛。群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和乘其亂而滅之邪。從部落盡叛。六畜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而後擒取)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群臣曰。赦有罪乃不軌輩。古語一歲再赦。好人喑啞故朕不頻赦。庶得四海安泰也)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太宗初奏新樂。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之隆替皆由於此。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為王樹後庭。齊之亡為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樂之感人心。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苦心所感聞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其音具在。今公奏之公則不悲耳)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經也(正觀初。藉田方田給侍。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緣人情。亦何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朕今見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儀也。亦何不合於古禮者哉)罷營閣之議。何惜民力也(群臣以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上曰朕德慚漢文。豈可過勞民力。竟不許)幾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閉戶行不齎糧何天下之廉讓也(正觀四年冬。斷刑四十九人。幾致刑厝嶺外之戶不閉行旅不賫糧也)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無欺負也(正觀七年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人。令明年秋來就刑。至是畢集。而詔以原之)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太宗納魏徵諫爭。見於本傳甚眾)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為禹湯文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世以仁義而為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唐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歸皆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覇道。惡可與太宗擬論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之。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太宗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則抱周禮以從之)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歎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爻或作義)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彝倫萬事斁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列精而且至大。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爻或作義)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虙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已見各為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眾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為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鐔津文集卷第七

鐔津文集卷第八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雜著(六篇)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為生奚一。謂功不殊。謂生不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適於虎狼蛟龍也。虎狼蛟龍[怡-台+龍]悞矯軋乎性。又奚全於天淳乎。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參也。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也。惡來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為生曷嘗齊邪。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者繄何以明之。黃帝之為生也。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雲天。高辛之為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既執厥中而遍天下。帝堯之為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為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為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亹亹穆穆為綱為紀。以治鴻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為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為生也。相地之宜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為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為生也。孝道昭。由之為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為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為生也。懷至和。桀之為生也。務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為生也。拒乎諫飾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厄火死。為極太醜。幽厲之為生也。接慝桀紂。惡來之為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為生也。毗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與劍同銕以謂自然乎劍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群動。至無也。而含乎萬有。舂容在聲。而聰者不可以盡其音。暐曄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喪。謂之可

得。彌天地而未有。有有于無無無于有。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為巨焉。曷嘗不為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樊籠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輿人不為聖乎。情全也。聖不為輿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闢茸。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輿人可為聖。情全也。聖可為輿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夔之典樂也。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徂公之賦茅也。朝三暮四而眾徂怒。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絃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間。一旦為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況大通乎。況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為聖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覿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違。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為聖人。為賢人。為仁人。為義人。為小人。為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

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為空。惑者皆為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為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為聖。又奚缺如。謂之非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岌。不為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雜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遝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沈。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滯拘絕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猱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為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為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誤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割鷄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殫千金資學於師。三年學成(或作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骫髒于世無所信。適刻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為文以發其事。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

其精怪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夕/肉]龍肉而資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用於其國。今也(評漫之時)或亡。幾乎息矣。評漫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為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己任邪。蓋性與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為物也其亦神矣。為屠之術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止或作沮)是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況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為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兮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巾。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于陂池之間。砻然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怪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涎。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為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泠然不復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嫗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嫗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琯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 聞龍吟。其後房果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為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名文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

為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晞聖人之志而與人為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為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為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修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邪。得人之道而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為也。寂子其為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徹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嘐嘐相訾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盍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為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為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明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為禮者。但貌恭而身倕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臥。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蘧蒢倕俛。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為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瞪。施施然驕氣凌人。書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為如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污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某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憂虧損　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某其人也。某嘗以古今文興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為善者甚惑。然此以關　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以諭世。雖然亦冀傳奏　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轂下。誠欲幸　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為法不為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其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

之　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　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　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氏之道果在　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　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　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諭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窺　陛下讚誦佛乘之文　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諭　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總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為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唯以適理為當。豈不然乎。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為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盭。徒欲苟三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感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聞見者。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皆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為之。以救世治者也。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為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為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為詭異與俗相遠而切深譏之。徒惡黑黧為患。而不見脈患之深也。黑黧不過變其皮膚矣。脈患至深則絕人性命也。今聖人導之剸情愛委身世表。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見。在理者則難覩。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為理幽奧而學者寡能見之。某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概者歟。端以進之　陛下。冀　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大幸也。某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則其為道也至為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而真妄審也。若今　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恩

禮義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心。則其為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為見性。遂自清淨從事於熏修。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貞觀之風而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修潔過於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溢情梁不過卑。知人任人。其為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　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　陛下之睿聖者。乃　陛下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耳。然此必陳之云云者蓋欲幸　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為其大端。此又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為善日益。而冀其姦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墅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為善致福為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己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戍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為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為真為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為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　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　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　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知。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蓋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為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曄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裴休亦曰。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為聖人也。故其為法為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濤[漓-冂]湧其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

則波清水平民得無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暘。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斟不之效。然其遺風餘法。與天下為福為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　陛下禋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為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為異端。惡其雜儒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關乎天地人神。豈以楊墨為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事異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導人而為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奧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　陛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妙之謂則群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踰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

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群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為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孔子所謂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為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有殤子者。纔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其意而未發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昧遠。未即以他生語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與不修。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蓋其發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為人為鬼神為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人為德為善資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效於佛。豈聖人自以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爾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不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宜書之。諸子得以誌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聖最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　陛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　陛下而以佛為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公之世可

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　陛下聖人誠大明也　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聖人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　陛下今日耳。某幸　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　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為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　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　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為福之。効天下之人以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為善也。如此則天下為善為福誠繫於其法。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為急。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為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既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為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　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　陛下導人為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聰且明。誦一經矻矻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一經。其次暗鈍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況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定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爾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為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汩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為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而觸　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罔有所守而致然耶。某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　陛下復其舊制遵行　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

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　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之正。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眾者主其講之眾者所謂置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為誠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由而阻之。使人無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把袂而相留曰。爾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賢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吾　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衒鬻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為法不為已。不亦重乎。而某一介守死。豈足自為輕重也。其人又曰。吾　帝以寺廟與爾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云何哉。某又謂之曰。爾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區區螻蟻之志。其實如此。儻　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爾。契嵩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為僧祝髮隳形儀。範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濫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臣之謂。其名豈為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昔王覇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 其人臣之稱也。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　陛下也干冒　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八

鐔津文集卷第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再書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蘭若沙門賜紫臣僧某。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　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　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能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　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為者。豈宜不賴　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　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宗。而佛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為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為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詮概見乎教內。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眾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　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毘贊大化　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　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　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　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偕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得以資之而務道為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　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

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　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即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　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干黷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書啟上韓相公書(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或無達道二字)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蹤蹅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閣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為善也。願幸閣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蓋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毘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于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聞佛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閭里胥化而慕善者幾遍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乎聖賢之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奈何不求古之聖賢興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見其徒混溷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

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下俯為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白其聖人為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疎遠不克上達。又欲進諸閣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沈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下論道經邦之暇略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為忝也。如閣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寫者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為。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浼台明不勝悚懼之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為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沈邪果塵閣下之聽覽乎。懣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閣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傚他輩自為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閣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閣下性命真奧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閣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 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時。及幸見之。閣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奬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為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

丞相真公與人為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切當自患其為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某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賢所稱奬耶。此可謂大幸大忝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為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為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 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齎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妄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為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為定斷。又欲自效身為佛子其微為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耆舊輩皆以某識心為法。莫不祝之。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所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閣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幸閣下大惠。重念其為法不為身。為道不為名。為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為其己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耳。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為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閣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苟得預閣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為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閣下乎。某忝閣下之惠愛稱奬若前之所云。如此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顒顒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宣。某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此繫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昔者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祕藏為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諸賢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閣下見知之深也。受賜於閣下之厚也。光賁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

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況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為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閣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為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一果有所資贊。則某也少報閣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而其憫者非者相半。儻或閣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蘊光賁其幽獨之大惠也。仰黷盛命干冒 台明。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聞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算獻其國君者。夫食芹與九九之算鄙事。烏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誠與乎食芹九九之算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之而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煩亂。持本而寧中。今故欲以此待閣下論道經邦之遑。潔靜以頤養其聰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原始而要終。示其神爽往來。根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閣下大賢卓識。謂此果可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德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謗謗自執矣。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邇之遠之者也。焉可概論。請為閣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其性命。會于天地萬物古今變化。無不妙於性命也。然其使人覩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為妄。休息其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為道乎既博。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綰在唐。號為賢相。嘗以此著王開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苟不以佛為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為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

家之教化。此又宜閣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紛然。某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燈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澗江河不疏導。其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之閣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其欲傳聞於閣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沈不決其所憂之心。若在水火忽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浼大丞相尊嚴。萬一幸閣下憫其勤勞為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榮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本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託關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悚越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閣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閣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懷之。迨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閣下恤念之盛德。以廣閣下興善之勝緣充然。故嘗存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為三帙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閣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資國家教化。特欲諭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閣下。又其宜矣。伏惟閣下以高才大學冠首賢科。以重德能名為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儻念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寬其僭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為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寄字)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干黷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閣下。某世外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

教。亦烏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變邪。夫朝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閣下仁明。憫其憂在道法不為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斯人之幸。亦其教道之光輝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輝。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乃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諸夏垂千載矣。舉天下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切恐論者不已。後生不悟益學而為之。不惟弊聖人之大道。亦乃沮天下為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助也。故孜孜勉其愚暝。輒著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為教者。欲諭勸于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博學登踐大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儻為不腆之文末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參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參政給事閣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於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汲汲於巖壑間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蓋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閣下以大公為心。取眾善為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嘗謂佛教之為善世也。固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為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某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罕不減惡遷善矣。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損為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

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為其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為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閣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損其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閣下之門。亦其宜矣。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寬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為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俊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趙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百司內翰閣下。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為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千里以其書而求於閣下之門者。固亦以為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閣下。為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為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為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為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匿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肩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為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為勝緣當世世奉閣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閣下不忽少垂尊意。則某萬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冊并書。因崔太博納諸下執事者。干黷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閣下。某嘗以卑論幸閣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說以始終閣下聽覽德義之貺。念某棄匿山林不

能果耳。此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勵已以求達其志也。幸閣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人之教者至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是皆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廣。乃以之為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餘萬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而相與振之。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弟子輩恐其書與其師偕沒。固請以刻木。刻已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誚。而不從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其教法獲譏殞身。為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立使布之其人。況忝閣下一言之察。而閣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為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書一部三冊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者。儻辱閣下諭之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浼高明。豈勝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參政侍郎閣下。某聞昔者李膺以名儒為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不可得而輒交。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閫閾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閣下不即斥去。引之與語溫然。乃以其讀書為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為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閣下之門辱閣下雅問。顧平生慚愧何以副閣下之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說投下執事者。願資閣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說。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一部三冊。謹隨贄獻塵黷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此書繫次富相後再致之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雖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為己任。每求縉紳先生之知圓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博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盛備為古之聖人也。欲幸閣下推而勸之。尚不知其書果嘗達閣下之聽覽乎。而某今者西來。固欲以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京師日。實先欲奉閣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於閽者值客。仍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閣下相天下事固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此。幸閣下垂察。然某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曖昧不甚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欲賴聖明垂于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上于是矣。匪學他輩自為身名之計僥倖欲苟所求耳。閣下儻以其誠不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 台明而罪無所逭。不宣。某謹白。

謝李太尉啟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賜紫衣牒一道書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見召出山。面付前件勅牒并書。是蓋太尉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某其日自以其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貺。再讓又再讓。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眾發命披之章服。雖奉此大賁。而幽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閣下褒薦而實感且懼矣。伏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為帝家至戚。猶屈採野老幽人之微善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又忠於國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閣下來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閣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其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然其所操志非欲苟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為閣下言之。某始以本教積衰。其徒罕能礪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某故憂吾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為善之本。所以決志扶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群賢君子之盛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衒也。今於道未有所補勸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為心耶。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時。幸閣下留意焉。苟吾道益勸。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之賜。閣下之知。其亦至矣。某禪者非敢專以文字自喜。蓋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閣下察之。謹因陸員外行專上啟布謝。不任感恩皇恐之至。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宣某謹上啟。

鐔津文集卷第九

鐔津文集卷第十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書啟狀

與關彥長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祕校。前辱彥長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迺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敘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夫大公之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子合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綸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柰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人之為心而與己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況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縉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篤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為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宣。某謹白。

答茹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美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為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為善。既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為可語引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豁以盡乎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悒

怏。頗不自得。及觀祕校送瑩上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為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詘詘以相詆訶。此非疎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況又辱書。惟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廣祕書之志。況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人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平國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為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為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況復妄斥善道沮人。為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為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為國家為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為之政為之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為答。以謝厚意。不宣。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徼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弸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之游觀。其行己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為己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為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

世之謂為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宣。某謹白。

與章潘二祕書書

具位某。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雖欲為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所以為。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修迨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為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為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疎通知遠。適閱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修之。其為誠不欺於天地不怍於神明。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恐污盛集。幸為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貺獨秀石銘敘。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翫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醻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眾石不分。豈其怪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沈棄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無知己。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妬且謗。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眾矣。若執事視一物不棄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倜儻

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淪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為德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歌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靦。不宣。某謹白。

與周感之員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于感之員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感之等閒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為之驚怪。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為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為故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為子孫計邪。況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偪奢儉失所。故為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為富貴之資。為此說者。蓋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修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賢為法。惡得與俗浮沈。此吾為感之之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為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為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某心素奇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俟相見更論。不宣。

答王正仲祕書書

具位某。奉書祕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為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默於

山林而時所不齒。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劘切為憂。如此。則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為政。而孟子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以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遠賫牋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往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為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仵墮怠。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頹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奬勤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愧且幸。卑情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眾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賜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己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愧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總群言以為公。咨眾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奬。冠禪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既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參大職。擇善德之彌在。為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愧陞陟而無狀。趨覲非遠敘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啟。茲者輒以虛聲謬當嘉命。預府侯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循審愚衷誠為忝冒。此蓋某人曲雅道義俯贊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趨推會以卜良辰。感載乃懷。諸容面敘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豈任感愧。以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殊恩。輟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閫奧。擅文章之師宗。灑麗藻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農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聳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覩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仵。願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愧參迓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啟。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綱禪席。塵與華疆。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啟。近者竊聆。俯從眾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為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愧畏也。謹先奉啟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啟。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下緇流仰為城塹。某昨者愚

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卑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啟。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久違之思。然而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賢風化致然。蓋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之遺眾勸導邑子以為上善。猶賴公儀遺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相送。徒益黯悒乍遠千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啟參謝。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啟。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愧。伏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爝火。借韶護大音於土鼓賁其微善勸爾小學。忝此大賜實為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眾。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啟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啟。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靜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愧違遠風儀。茲為眷然。祕校告往榮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啟。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詾詾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為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製贅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愧。某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違遠尊明。萬乞為國重愛。謹上啟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啟。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窓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啟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便。行李久闕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南徐。況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為國朝自重。虔祝謹附啟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啟。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屆此郡。伏惟尊履休美。某近自蘇挈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啟。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圜堵寂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況在顧盼之預。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啟。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福。某即日蒙廕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參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啟。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衙。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祕校特枉軒蓋臨賞岩扃。衡宇增輝緇屬稱慶。限以夏制尚緩趨風。愧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啟。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為待不勝愧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啟。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任感愧。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即趨几下。謹令弟子馳啟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啟。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即日趨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逋病不能遠郊馳送。徒增黯戀。仁德慺慺奉此咨露。伏惟台慈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啟。不披伍來。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然拙人用鎪不若智人揮钁。況足下才力有餘。可能為我一鋤。勿使傍觀揜口胡盧而笑。

還章監簿門狀

某咨。昔日伏蒙特墜清雅素賁旅寄不任感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狀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某啟。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為忝耳。公晦久別所諭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

首偃蹇不能自振。況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愧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僧為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怠。徐當為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為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別副)

某再啟。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附。實末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為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遣書乞為呼名。黃龍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麁物輒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答黃龍山南禪師(次副)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品。鄙心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大善知識為法欲有所激勸爾。且感且愧。某平生雖猥懦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此為眷眷。知復領大眾于龍山。其欽尚好善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為法自重。僧還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啟。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阜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老翛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逾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啟。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居。足仞風義盛重。但某濡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為慊然。餘且別副未披覲間。千萬善愛。

答圓通禪師讓院

某啟。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爾驚眾耳目。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德薄。不能為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誤。以此人為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為眾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答萬壽長老

某啟。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仞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為法自重謹此咨答。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啟。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勤切(或云勤勤)某無狀老更彌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間。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啟。比老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愧。尚以夏制未遑前禮。謹奉啟上謝。

退金山茶筵(回答)

某啟。適早監寺至辱牋命。就所栖以預精饌。意愛之勤。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為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啟。今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殊多。某人曲采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愧以老憊。復牽事緣趨赴未皇。但深愧忸久滯來人。益憎慊悚。价還奉狀布謝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閑為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為劇言。來諭如風過樹。秖益嘈嘈耳。病在膜內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柰何柰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啟。萃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行專此奉啟。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十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敘

傳法正宗定祖圖敘(與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諜差繆。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為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諭上意。某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為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為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箋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叡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為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敘。

六祖法寶記敘(此郎侍郎作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付受。達磨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為六世。故天

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月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敘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為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大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諭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親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為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辯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為學者大病。但愧匿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慈明傳臨際繼。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敘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勤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閒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奧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為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

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為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眾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輩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敘(或名宗原)

象郡懃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次為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摳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敘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為得之矣。故曰原宗懃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匡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雲峯存禪師。雲峯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鑒禪師。廣菩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為詣。洎乎種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雖示有言說而不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棄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懃師長為之太息。故楷其宗極。庶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敘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棄於道傍。雖其瑰怪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辯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巉崒嵌虛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

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辯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序。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為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靜者似乎君子不為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剛者似乎君子雄銳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峯岠似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虛心而合道也。今無辯以吾道為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為道德之外獎。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為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辯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卑論所能悉評。某歲日月某序。

法雲十詠詩敘

法雲晝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塋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絕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映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映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音浴)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闢軒曰修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徹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嶺翛然沿溪涉澗。水聲冷冷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為幽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欝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絕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為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熏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尚之。故法雲勝概遂遠聞播。晝師猶以為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縉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為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概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棄置而未嘗稍發。今晝師振之。眾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曜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為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敘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實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為也。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醫以廣其行。章表民敘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為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亂死之不汩。出之不渝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弊。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廬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群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敘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嵩曰。吾虛是室以待子。會予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峯嶷然出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邐迤。與村疇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跂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為窮奧。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奧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敘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敘。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敘非忝也。潛子曰。諾吾敘。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晦合。而冲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為難得。故吻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為佛乎孰為儒乎。晉之時王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為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欝欝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青靄絢如也。晚則餘氷殘雪瑩如也。飛泉冷冷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為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為得也。獨潛子蒼顏敝履幸其末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遙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贍。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敘

公濟初與潛子約為詩前後敘。潛子不自知量。既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為之。然詩之意所敘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欵曲。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有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晞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為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

善如此之懃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賡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並編之為集。嘉祐已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敘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為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于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烏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為而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下。文王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器識。明於為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上人故人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覲其所親索文為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敘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夫。君子恥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剛正乎外也。況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爾。推乎人事則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己。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為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于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之

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以序而勉之。

送潯陽姚駕部敘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亦謂潯州)道過鷰(鷰乃余卿)潛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為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執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諭其法此姚公來書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果(寶花琦果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煙縹緲。朝暾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敘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潛子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世之風。可重可愧。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

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汩於泥塗委於荊杞。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世浮沈。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爾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虧。唯是方寸。為爾之本。違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亭(或作寥寥)兮。可休可適。胡歉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祕丞歌敘

去年詔祕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請侯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從眾人苟避艱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道出錢唐。潛子因歌議者之意。以為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略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倜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為。天闕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發胸中之奇。秦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決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秦之陲。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葳蕤。

送周感之入京詩敘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人。然此未足為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為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慨無力

以張之。今春服闕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為別且遠。因作詩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九留兮。曷為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籬籬。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敘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丱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為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為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為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為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欝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群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覿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涘。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沈。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敘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彌年月。故南人來吳。常以此為艱。今客錢唐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亹亹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為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為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祿薄未甚有力為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喔咿[卄/戚]蒨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

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能騫然高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敘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 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為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為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為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 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是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 曹寢疾于京師。有至于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櫬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弔之焉。野夫伯仲皆悲戚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氏於潮陽為最盛。歌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夭伯牛疾。孟軻轗軻荀況楊雄落莫於時。賈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 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為之惑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療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 曹之仁孝。同志巽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篤實光輝益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為姻婭。苟與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歌敘

夫為佛者修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縉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精誠篤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

有出入乎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喔唯突譀相與以佛為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為心哉。吾偉乎吉師之所為。故歌以贈其歸。歌曰。

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擊雲袖兮趨遙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淑清。宜真賞適兮。休顧浮名。彼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兮。何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敘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錢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 不顧宰相所得。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為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為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洎郭叔寶裴長言數造其門。迭為歌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拏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蓋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浸潤。又以匡廬奠其左嶄崒高拔其氣象窅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師復歸焉。余牽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益紛於胸中。因師為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真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過秦望蜻蜓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偪合澗橋。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環怪如刻削乍覩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歙出睦湊於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駝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峯(在郡之西)又東者曰駝峴嶺(俗謂駝宛乃語訛也)其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望之而藹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鷄籠乃語訛也)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有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峯。乃西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嶂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顏大有百峯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闉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峯巒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

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偪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瀦于渦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瀲灩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灒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也)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缺一名)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毀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墾不牧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污。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樵莽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峯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坻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峯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壖。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怪禽譎獸。唯巢枸之樹最為古木。松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唯美莽與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西趨則傴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

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視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欻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比。一日為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怪。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刑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且三字)冲寞泠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志)

某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怪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怪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為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怪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嶷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眾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歌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怪石名之。彼眾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為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墏-(爻*爻)+((人/人)*(人/人))]塏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眾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視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處仁等慕匠氏為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眾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傳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群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眾人概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概眾普得(或闕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為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為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為大精舍。徒眾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為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遒遒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眾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益於其閣之南為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閩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群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

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為勝事。人皆樂從之。蒙奇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為。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并敘)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裒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彪氏之鐘。又礱密石為涌道(與周禮湧道異義也)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爾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為。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之禪者尤為賢豪。故以其閣復為之。銘曰。

惟閣鏗鍾。惟閣儼像。像正爾見。鐘發爾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爾一瞬。勿謂聖遠。在爾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鐘惟像。迺爾神獎。咨爾學者。宜知爾師。慎爾視聽。勿謂徒為。

清軒銘(并敘)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爽。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

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淫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逍遙乎至靜)則其為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慝。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斲。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攄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至適。勿陋於軒。茲為嘉賞。勿謂外物。茲為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謂高識者乃寓意耳)。

南軒銘(并敘)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倰爍(倰或從凌)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敘)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遊四方硯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為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好。山嶂樓閣金翠交眯。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眡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為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

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己酉季冬二十五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啟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為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為。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為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極字)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膴膴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為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為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為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　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龐兮。權橘興行。文中作兮。頹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媼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舍灑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嚥之。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為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

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答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笈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粵旨而法師皆得。智解嶄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並見於文集。此皆略不書)通師既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惑踐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己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眾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年(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經)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十日。產而迺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眾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為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氏以栴檀為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誤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脗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其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為異。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詞者。皆為考古法正之濫饗者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為之齋。及其與眾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眾意謂神所為。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遂絕。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盂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犇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眾嗟咨不測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之。命豢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眾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

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竺-二+(一/(尸@邑))]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益勵眾必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法師方百日修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眾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台而入杭。迺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以酒餚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為齋。因著文曰。誡酒肉慈慧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迓。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眾妨官為之患。余今德薄。安可久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　之歲也。刺史薛公顏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概。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枿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竹石面竹者。與檜為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曰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題壁為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宮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迓於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疑而未果。法師乃為其推觀音應化遍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

既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為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　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為方外之遊益親。形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法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為王公之所為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熏修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而兩命於山中為國修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闋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為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去。史君李公諮。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荊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眾決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弟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謂謝絕徒屬賓友筆硯也)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孑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爾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之晚。使請彌陀像。以正其終。基徒尚欲有所禱。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遐榻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臥其靈體于遐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隕乎鷲峯。爍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遐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峯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隣也。蒙識韶公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游益親。韶公耆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為法以微效

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顧重違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東圃記之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碑記銘表辭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勤公塔銘(并敘)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勤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安遠。迺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盛懃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白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遍學衡湘鄢郢老禪碩師。而獨大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於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為閡。復其立處。即遍體雨汗。其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迺蓆地然頂於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略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迺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眾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祕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莅眾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迺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揜之。為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懃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為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靄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遍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眾處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為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韙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為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師治茲院。自壯既耄凡四十六載。於人甚莊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既而秀眾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謝絕。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愧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愧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為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愧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之己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覃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頹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乃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寺問師。

弟坐其爨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即帥眾曰。本府請大長老惠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嶷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恪心見於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涖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爇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益修眾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臥。先終一日。與蒙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鷄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蒙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法於螺溪羲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眾。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時故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始眾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

壽已八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之已甚善也。況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於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并敘)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而為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質內融情偽。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姑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修身事親。而鄉人傚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髮之失。蓋其修誠厚本而致是爾。公既謝去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忝公之交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辭曰。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獨好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寖稀。純誠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立獨行兮。不爾疇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旐翻飛。顧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平叔。予今顧師

不足比也。叵自慨相知之晚。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信便必爾。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遂或召字)死從事。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俉語聲琅琅。坐人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齷齪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往往通之。商較古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駭坐人。率皆伏其高論。為文學易繫辭。奇峭頗工恥於奔競。造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氣兮。誕為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脩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有。仁義家傳兮。子孫寶守。孰謂既往兮。不光其後。溢江浮天兮。緣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若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能

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為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則麁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知佛為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察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寘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祕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跡。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酖湎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

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之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仙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仙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沈。往往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觝觸讒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為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為學。孰不抱氣自視為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立於朝廷也。視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己。雖視如不視。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為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仙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 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翺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人愛惡之情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視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白閔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誡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仙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即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為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噉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興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況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睢傳後

始范睢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睢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睢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睢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叚太尉傳贊

叚大尉秀實先為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唯叚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叚太尉小弱。動不迕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慴萬夫。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為不軌。如叚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為幸。失之不為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為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為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為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為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

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狷鳥凝。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閬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眾。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欻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為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麓。其人已老。默默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毬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己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雖文詞不佳。

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稠多為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跡為祖。如此之類甚眾。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眾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污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顧其開示)然為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為評(亦云不可憑。亦云不在詳評。然各有旨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并敘）

敘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視。其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為定名。道德本無緣仁處致爾。迺曰。道與德為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為虛耶。道德既為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為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為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為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性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為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為昧少耳(昧或作衰)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 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 子緣弟子問之。而曾 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 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為一貫。誤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烏得以忠恕而輒為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緒。是為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開通一理為其教。元為眾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為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為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為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為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為昧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為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為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為可乎。然子貢子夏為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為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

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為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為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為道德與仁義為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為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為小康。是豈非仁義為治於道德為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為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為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為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虙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為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于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為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

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邪。必以老子為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為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之字)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為之世家。老子即為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于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為上善人出處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武帝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以奴視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誤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誤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

不究乎質本。何為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 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為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偽。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偽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佛教。以應其事。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為治用教也簡。今之為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為迺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

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羨攘竊杜絕。若爾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詡詡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為累淫累為謹。諸教教人慎淫窒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遂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狗斯弊斯恩愛斯煩惱斯以至死不覺其為大假大夢。不知其為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修。視身無我奚著。視心無意奚貪。視有為之事不足固何必狥。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狥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為然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為患者。假其介胄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己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為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偽覺之人反皆詬曰。爾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勝者始爾。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即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為將相。臨國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猶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為。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為信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

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為教。唯佛者大盛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為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哂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年世相去賒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其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募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修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奧耶。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道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愧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修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修。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為夢為幻。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為重甘旨之勤為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爾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

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蓋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奧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概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中

第二

始視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為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不識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為過耳。夫中庸誠明者。真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韓子固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而不言也。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匿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為幾微。精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為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為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為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及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為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善惡之者。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為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為善習而卒易者。亦唯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為善為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勍其語遂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徼也。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動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為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為狂為悖為邪為佞為貪為惑。鮮有成其德性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偽而傳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為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爾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朝四而莫三。果何能為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漫蓋不足為訓也。韓子苟謂人為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爾。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為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為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為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為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為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為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之道耶。苟欲如三王之無為。其茫乎天運窅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犧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德而為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為公耶。韓子為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為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救字)以鬼者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況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爾。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既曰。麟為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椒謂其樵薪之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險絕。視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十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為魯搜而致之豈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為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為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勍勁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曰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修春秋。立言為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興者為瑞亡者為災。謂麟為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為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為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為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為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誚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鼎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鼎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略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為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理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為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為純儒。而其所為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己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傅說諸葛亮輩。傅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遽來。徉徉然以趨祿利耶。此猶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為者也。況有沈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蓋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泰伯伯夷者。雖爵命百返蔑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為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略孟子之言(略或作掠)而不能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為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為諭。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者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贄而前。天子則贄圭。諸侯則贄玉。卿則贄羔。大夫則贄雁。士則贄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苟為也。漢孝

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徒。矜誕衒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然而孰嘗以此而為愧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傚其所為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為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為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啟。天下遂奉啟以為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怪韓子疎謬不討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安得不劣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為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鬪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爭

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羿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輩紊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為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疎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為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為後世強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禹傳授之意歟。嗚呼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己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為。況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為私書。贄不唯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貲費。蓋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之義。以傳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為書。蓋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弟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為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俟乎後世之為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徒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辯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充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為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

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為暴虐之主。而漢文為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文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為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僊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為患殊甚。況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慍之色。白居易斥潯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為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楊子雲。為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不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已上皆退之文)吾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為其太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為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彊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為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疆也。不爭而乃有所為耳。夫以其所為而與人欲爭疆鬬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也。聖賢如此而為其去眾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

人也。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為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彊乎。韓子師儒。為言不類其法。不亦誤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況其所尚以不爭為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為太玄。乃以一生三為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之思也。然桓譚豈為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剋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章天機祕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於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其端為位為首為贊。以鈐乎一歲。倣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其時世更歷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伏犧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為書之人何如於伏犧文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犧文王孔子。雖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為頗知之而謂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為之說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為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尊證聖人之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爾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為輕薄。人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楊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

應作經自為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楊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狥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所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祀之。為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為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為其說。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己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為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棄。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龍棄。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為尊。唯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校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為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棄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為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平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曰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掇其大者以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為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彙為佛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迺覺佛說之為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辨佛骨事也)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內終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大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韓子為進學解。謂其陽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為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愎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視韓子論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

自謂專儒。毅然欲為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第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己。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為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為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要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為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爾。亦何免己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為福。得性如法不為外物所惑。為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廁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為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

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為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床大顛顧謂三平何為。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為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為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閭巷凡庸之人最為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閭巷之人為意之審也。謂佛為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況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況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為呪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佛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抵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眾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諫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為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為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為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為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小時視此二說。怪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奏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睎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政。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睎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稽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眾人之相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爾。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視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為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亢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交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蹇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正(避後諱)元之初。諫官紛紛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亢宗自山林以有道詔為諫列。固宜相時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亢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闚。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謂視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為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為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為黨。傾覆宰相。大害國政。亢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閤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然城諫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

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譊譊。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維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嘆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為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為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固當推之以教後世可也。更沮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群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閒曰。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為此說。似知佛之法真奧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謬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污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為聖神為大至人耶。即當世自真可為正人為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絕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也。夫清靜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為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理。視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為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為益於世。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

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為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晝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諛。韓子為文。此縱然如其鬼相睹何其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知或之字)與其文乃資鬼而為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為戲耳。

第二十二

韓子為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作慟字)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真。璞詹之鄉人也。評詹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床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況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注詹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為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爾。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為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迺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為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者謂有三十六。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福而專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為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心為善。而不欲其為惡也。猶曾 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爾。但以三世而校其報施者。曾 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來。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為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為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為天子纔二十三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曆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說無驗而即不從其教耶。嗚呼聖人為教設法。皆欲世之為善而不為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靈叡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概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校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況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為祥為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其大善也。留誡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眾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測者也。至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為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況其君未果為惡。烏得訐激而暴揚其事乎。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為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為謬。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又況君之所為未至為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說以自影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頔書。稱頔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楊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然與頔列傳相反。不亦諛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拏從之。商南層峯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瀾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為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為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澄觀者似是乎清涼國師。觀公謂詩詞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之意也。既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益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乎文宗乃為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為詩示其輕慢。卑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尚之志耳。非真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不顧道理可否橫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蹴其芻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節賜輩延之內殿談法廣敷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誡於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可侮而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與朝廷。抑又發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答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始後世學者資以為法。其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尚不自謂為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爾。昔楊雄作太玄經。以準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尊之為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楊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子銳志欲為之史耳。及視其外集答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為而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競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略引司馬遷范曄左丘明等三人)然以此為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果作可笑也。誠前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謫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謂。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駛駟。信乎異人也。然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說。謂果若如兄言。即掃廳屋候兄者。即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眾人當聽而奇之。韓子自謂專儒諴頑為聖賢之士。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烏得不顧此而輒如眾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為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為郡乃自衰變

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然願欲伏為其門人。掃洒廳宇以候之。憑其言而望脫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愧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為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覩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昫唐書謂。韓子其性。偏辟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為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乎。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大酷。吾甞不平。比欲從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隣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貢而辯之。其亦不忝爾從事於吾道也矣。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古律詩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并敘)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諺美之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如氷雪。杭之標摩雲霄。吾聞風而慕其人。因諺所謂。遂為詩三章。以廣其意也。

霅之晝能清秀

晝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鬪。僧攻文什自古有。出拔須尊晝為首。造化雖移神不遷。晝公作詩心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修或揮字)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縉紳先生魯公輩。早躡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護法當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氷雪

澈公之清若氷雪。高僧天資與人別。三十能詩名已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與儔。白雲蕭散何定止。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眾所沮。到底無辜中非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歎。為爾為詩遺後來。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沈寥。一庵嶺底寄幽獨。抗迹蕭然不入俗。有時虛陟層崖眺。不聞其語聞清嘯。當時陸羽事幽討。曾入青雲預聞道。取雨救旱驅神龍。此與人間事豈同。冥機感異心之苗。此公所以稱道標。

送章表民祕書

一日夫子來山陲。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尉亦皆至(時周感之同來)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顏色好。林下把袂相追隨。笑傲恣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欹。拂榻乃留茀宇宿。紙衾蒲席誠可嗤。不計

豐約但適美。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命言志。直吐胸臆捲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有所為。表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近烏足語。含哺未吐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枝葉窮根基。帝王之道斷可識。殷盤周誥無復疑。古今事業貴適用。文意述作須有規。豈類童稚空琢刻。畫餅不能療朝飢。十五孜孜事文字。磨礱筆硯精神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前年補吏來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效王霸略。騏驥捕鼠非宜宜。錢唐大府多達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負浩然氣。誰能斂袂長低眉。丈夫所重以道進。青雲萬里須自馳。咄嗟顧我胡為者。甘以門廕為身資。遂為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苟可慕。下帷克苦窮書詩。閒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時政生瑕玼。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字投丹墀。天閽深岩在西北。引領一望雲[雨/斯][雨/斯]。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空涕洟。嗟嗟吾生時命謬。不遇當時甘佚遺。龍蛇之蟄尺蠖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有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事鎡基。余與感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深謀遠慮不可測。滄溟無底天無涯。閶闔門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詞。暖衣飽食恣氣艷。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君語。何必輕沮煩孜孜。嘉穀冬收槿朝發。眾物榮茂有疾遲。不聞伊尹五干湯。堯舜之道方得施。賢傑輕身重天下。豈使汲汲營其私。況當夷狄侮中國。蹂踐二鄙翻地皮。將軍誅討苦未剋。百萬師老勞旌旗。凶年樂歲復間作。風雨霜雪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亦待才能相補裨。廟堂之上有君子。聰明豈肯饒皐夔。執秉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寧參差。愛君為人性疎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千里別。祝祠豈憚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慎莫虧。朝廷若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五首）

風吹一點雲。散漫為春雨。洒余松柏林。青葱枝可取。持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來。日暮意誰與。

二

君莫笑支許。寂寞非愚懵。君莫輕稽阮。山林有清興。人生徒百歲。樂少憂還剩。萬事漫短長。無如使道勝。爾非傲世士。高蹈釣

名稱。但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澄空白日飛。世事終無應。不如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三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賁文章。翱翔異鷹鶻。翛然邈千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颺。勁翮更超忽。陌上遊俠子。窺爾徒倉卒。雖有金彈丸。睥睨不敢發。因知奇異資。自保長超越。回視黃雀群。胡為戀塵[土*孛]。

四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凌虛或作扶搖)寧作蘭蕙幽。草中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翳之所惡。胡為久亭亭。古來曠達士。浪跡多晦暝。山林惜長往。藏用亦藏形。愚谷不可及。窅然還自寧。嗟余亦羨此。岑寂養頹齡。

五

窮品偶真叟。授我一卷書。深林值幽人。遺我斧與鋤。斧鋤亦奚為。教養材與蔬。荒穢必須剪。使之蔓自如。授書欲胡為。教爾心與軀。學必先正己。自治乃及餘。此意有嘉訓。佩之未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相習成薄俗。勘德懷蘧篨。吾裁此俚語。憑君為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日出野曠明。肅然訪道生。杳渺湖外去。散誕雲邊行。秋高天宇淨。脫葉飛縱橫。乘風度林嶺。轉覺衣屨輕。時聞縹緲間。微颸傳鶴聲。知與仙家近。逸思泠然清。須臾轉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走脚報。松子來門迎。接袂語且笑。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貌天已成。開筵羅玉粒。盤餐饈紫英。綢繆似交舊。洒落懷抱傾。薄暮忍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憂變高名。

感遇(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雙龍公。鐵網羅珊瑚。風雲浩容與。悵恨何所圖。欲問天上人。可換明月無。

二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縹緲。瓊樓十二層。玲瓏汎雲表。銀湟月為波。萬頃即池沼。秋來宮殿光。逗落人間曉。空際時澄明。烟霞眇青鳥。可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三

悠哉楊執戟。識遠才絕奇。初提草玄筆。頗為人所嗤。卓卓孔孟道。謝爾平嶮巇。玉鑑含幽光。千載方葳蕤。寄語曠懷士。未達休嗟咨。心期道自貴。俗態勢焉隨。青山保長往。白日貞可窺。高標謝松柏。孤芳操弗移。

四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勢隨起。紛紛出榆關。肅肅秋色裏。白馬肩黃雲。清霜厲嚴旨。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飛將軍。妙略應無比。志在報君恩。豈為黃金死。丈夫身許國。慷慨當如此。寧教太史書。輕笑魯連子。

五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 聞太古人。未見曦輪駐。才沈崦嵫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裡暝。天形夢中曙。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為御。萬里速乘風。又向瑤臺去。超遙侶神仙。此理當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六

冠蓋何處客。凌雲意氣驕。旦旦趨雙闕。衝衝過渭橋。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緲行天路。升騰在玉霄。如何區宇內。頓與人間遙。長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一俯復一仰。榮多憂亦饒。白髮領邊長。朱顏鏡裏凋。豈知松檜下。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恣臥時長謠。浩蕩天地間。孰問犧黃堯。臨風一清嘯。胡為王子喬。

七

空虛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千峯頂(駐目或作獨往)明月初團圞可照美人影美人來不來雲霞渺林嶺。

八

松柏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願得區域中。人心復純素。蒼梧會稽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音。青山有歸路。人生惜朱顏。賢照長相顧。昨夜露華臺。誰不怨秋暮。

九

悠然嚴子陵。遠大寥廓器。故人貴為君。白駒要不至。耽閑戀涤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汎白雲。萬古寄高意。侯霸不知道。初亦嫌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因悲婁護輩。胡為附權勢。流游絳灌間。折節蹁躚例。皇皇古皇道。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來。乘風拂長袂。

懷越中兼示山陰諸開士

厭見人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滿寥沈。從來鑑中景。形勝人間絕。月湛換鵝溪。雲起藏書穴。客子若飄蓬。遽與故人別。尺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所悲行路難。俯仰損名節。鳴雁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櫳冷。梧桐一葉飄金井。長天如水淨藏雲。明月含暉變秋景。桂枝花拆風飄飄。誰在高樓吹玉簫。人間不見槎升漢。天上將看鵲作橋。年少征人在何處。白露霑衣未歸去。海畔今無漂母家。江南誰與王孫遇。徘徊月下空長吟。吾徒自古難知音。欲上高臺問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群賢宿山賦得暮雲嵓下宿

微風靜林杪。紅日下嵓阿。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高應伴猿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為霖去。其如旱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水混天。片帆飛鳥外。新月落潮邊。隔越山形小。吞吳地勢偏。幾人來往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群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游不到。臺殿自清秋。

郎侍郎致仕

平時獨高謝。道勝欲韜光。白髮辭明主。青山戀故鄉。藥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藏。更愛禪林臥。時來拂石床。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冒雪寒。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

汎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窓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岸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游人醉不去。幽鳥語無時。烟郭連芳草。春湖泛涤池。松篁非俗韻。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靜。林石自巉嵂。犬去吠人語。花飛恣鳥銜。晴烟熏茂草。煦日靄高杉。更喜團圓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靜坐還看竹。閑行亦合樵。道心應有在。生事合無憀。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筆。閒且賦逍遙。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雨。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成淺溪。泉枯連井底。地熱亢蔬畦。無以問天意。空思水鳥啼(俗謂水鳥啼則天下雨焉)。

歲暮書懷

朔風適變寒。曉日將含煦。南國殊未還。東山歲云暮。浮生奄忽往。芳顏安得駐。寄謝人世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往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啼。孤烟行處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游罷。歸興尋舊隱。春岸行未窮。夕陽看欲盡。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自憐幽趣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烟晝。人間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候難齊。未畏青蛙亂。先愁紫蕨衰。雲山向漸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聞道安禪處。深蘿杳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雲影朝晡別。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闕道中作

北郭送陽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晦月逼春餘。桑柘雨中綠。人烟關外疎。依然見風俗。歸興混樵漁。

次韻無辯赴承天再命

載命還高讓。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欲栖心。更俟逢梅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澗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並。日入月還清。山空水更靜。彷彿聞疎鍾。翛然在西嶺。寄語高世流。來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為。更讀聊遮眼。此意雖等閒。高情寄無限。錯磨千古心。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去。春靜山中晚。

送廬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羨爾歸深山。任他譏小隱。黃鵠舉已高。白雲去非近。天籟歸寂寞。何峯弄清軫。

還南屏山即事

歲晚歸來石室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過。不見人間萬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時看。此心已共空生合。身似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身似浮雲年似流。人間擾攘只宜休。老來已習青蘿子。隱去應追白道猷。直入亂山寧計路。定看落葉始知秋。他時谷口人相遇。莫問裁詩謝五侯。

山中自怡謝所知

萬事隨宜勿強攀。暫過朝市即歸山。勞生未必浮名好。稱性應須到處閑。都似夢中休問影。只堪吟裏更怡顏。襄陽道者寧知爾。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來事益閑。不論林下與人間。禪心至了非喧靜。默客何妨更往還。奇石清軒增勝趣。流泉碧座照衰顏。支形脫略時機甚。應笑歸來別買山。

誡題(因事)

高吟遠矚倚雲梯。往事經心盡可題。道德二篇徒自辯。是非一馬豈能齊。暉山真玉傷驚火。失水靈蛇畏在泥。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裏春催曙色明。百雞迎曉報新聲。宿寒尚在龍蛇蟄。藏曆初傳日月迎。萱葉四時今始發。梅花一旦占 先榮。山家也祝堯天壽。漫學牛山報太平。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賦此詩

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況遇故鄉子。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好。豈辭梅嶺路岐修。應須相與葛洪輩。抗迹山林送白頭。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欵。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足算。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遣興三絕

逸興應須傚皎然。此生瀟洒老詩禪。何妨剩得驚人句。詠遍江山一萬篇。
吾道陵遲事事訛。而今無計遏頹波。徇人玩法成流俗。但泣金書柰爾何。
去年聊駐江頭寺。今寄林僧啚下扃。莫謂此身無定迹。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樹接溪岑。臺閣凌虛地布金。行到白雲重疊處。水聲松韻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漠漠行雲晴復陰。野花垂濕晚沈沈。游人莫怨天多雨。況在東皐春已深。

早起

天窓月過星疎渺。檐際冥分雲窈窕。山家深處勿雞啼。時有寒鴟來報曉。

對喜鵲

靜臥時驚鵲喜多。須臾果有故人過。山中明度還無事。問爾綿蠻更語麼。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詩思苦勞形。人間更有無窮感。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有陰隲。濯之遺孺子。念茲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來啼鳥去。豈期草菴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容物。污爾清到底。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此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今總編于此。貴後賢披覽。以見一時文會之清勝焉。
歲暮值雪。山齋焚香獨坐。命童取雪烹茗。因思柳絮隨風起之句。遂取謝道蘊傳讀之。見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益發幽興乃為詩兼簡居士公濟彼上人冲晦。

東山沙門契嵩上

簷外驚風幽鳥歸。窓間獨坐事還稀。初看曆日新年近。喜見山林驟雪飛。但憶故人能有詠。寧懷久客此無衣。鮑昭湯老能乘興。城郭何如在翠微。

章安楊蟠次韻

零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似君稀。雪邊氣候春將破。林下神情句欲飛。後日當尋慧遠社。何人更贈大顛衣。一篇感發渾閑事。須脫青衫動少微。

錢湖草堂沙門惟晤次韻上

雪滿西山春未歸。泉聲凍咽鳥聲稀。靜觀眼境人間渺。驅逐詩魔天外飛。一飽每將松作飯。大寒重換紙為衣。我憐詩是君家事。更約論心極細微。

約冲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蟠)

上人合動林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納屐操笻郤有限。吹雲落雨漫無端。先憑報信春枝破。預想分題雪屋寒。林下不諳人世苦。笑將雙鬢與君看。

次韻和詶(契嵩)

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冒雪履霜臨歲杪。攀蘿挽翠到雲端。初論浮世慚年老。久對清規苦夜寒。空感知音何以報。但誇

山水富君看。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惟晤)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無塵事到夫君。高縱罕過呼猿澗。靜思唯看抱石雲。日暮坐間禽影集。雪晴岸畔路形分。楊雄約我須投宿。月裏禪餘怯論文。

次韻和詶(契嵩)

歲晚陰沈天宇昏。宗雷訪我更携君。相期石屋宜投宿。獨憩山茨學臥雲。雪映窓[櫺-田+品]人已靜。風吟燈影夜初分。自憐惠永多閑散。強接清言愧不文。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蟠)

千年道在高僧傳。未論詩人更有評。曾 著文章原大道。獨推性命濟群生。白雲已鎖山間寺。流水空傳世上名。林遠不聞鐘磬作。五更幽鳥轉春聲。

次韻和詶(契嵩)

詩豪何遜宿邑扃。品格高卑徹曉評。未省窓前無月到。唯驚席上有風生。郤超年少遍高隱。莊子才雄不近名。明日君歸人落去。莫將平叔擬虛聲。

次韻奉和(惟晤)

道安獨繼襄陽踵。詩好慵窺雪晝評。竹屋數間經幾載。草衣三事傲平生。縱陪林下收孤迹。難學人間走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斜雨打窓聲。

嘉公濟冲晦見訪(契嵩)

數曲青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客門前語。來覓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落。更張燈火倍迎逢。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黃糧在宿舂。

次韻和詶(蟠)

數百招提隱亂峯。蒼茫豈復辨君鐘。春含未得黃鸝報。路轉唯尋白鹿蹤。庵在月邊長不鎖。興來天外忽相逢。山人莫笑衣冠客。亦有鴻來待賃舂。

次韻和詶(惟晤)

白雲蒼海一重重。傍舍遙聞隔塢鐘。月上更無人語鬧。雪深空認虎行踪。詩書共喜燈前論。茗果翻疑夢裡逢。脫屣高談無限樂。熅爐寒擁日高舂。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蟠)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鎖山門。雨催晚色凝諸嶺。雷送春聲落後村。今夜青林妨月上。故人白首把詩論。來朝山水終瀰汎。策杖相隨討澗源。

次韻和詶(契嵩)

暮雲將雨苦紛紛。看雨携君倚寺門。飛鳥驚雷歸後塢。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當爾何須去。勝事而今更好論。況有禪翁通妙理。徘徊重欵扣真源。

次韻和詶(惟晤)

雨洗群山秀色分。一笻雙屐到松門。天邊雲散爭歸洞。島外樵還各占村。久著青袍心已厭。相看白首事休論。請君細問黃梅老。當信禪河別有源。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晴(契嵩)

不睡還烹北苑茶。寒燈落盡適來花。夜深雨過山形出。天淨雲空月色佳。且喜僧窓晴似晝。莫論人世事如麻。況陪支許皆能賦。豈厭留詩在碧紗。

次韻和詶(蟠)

山風亦會山人意。卷盡天紛掃雪花。明月當樓情已興。碧雲落紙句還佳。天威忽霽應通物。仙侶相便合姓麻。群動已消林木響。臥看星斗隔窓紗。

次韻和詶(惟晤)

戰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長夜身雖健。勉和新詩興未佳。風細猿聲清似梵。月明杉影密如麻。臘寒燈炷飛蛾滅。何必殷勤護薄紗。

早過天竺呈明智及同遊二老(蟠)

雨夜靈峯臥竹床。平明屐齒到雲堂。門前雨過新溪滿。石上風回舊草香。山抱鐘聲圓不散。雪鋪瓦面冷無光。理公莫怪詩相惱。今日偕行總姓湯。

次韻和詶(契嵩)

澗北夜依禪舍宿。峯南今訪講師堂。初行松路愛清曉。及過石橋聞異香。日色煖烘諸壑淨。晴嵐翠潑幾峯光。道標尚客何高趣。更飲吾曹相葉湯。

次韻和詶(惟晤)

曉過翻經臺下寺。與君同謁祖師堂。庭前紫桂葉頻脫。石上紅梅花正香。出洞陰雲分遠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謝君勸飯須無讓。不許非時薦茗湯。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冲晦(契嵩)

相引朝來碧澗傍。山林雪盡水流長。未應驚鳥下苔岸。先共觀魚跨石梁。日淡沙寒鷗自聚。歲闌春入草含芳。鮑昭湯老須同詠。何必人間萬事忙。

次韻和詶(蟠)

澗南一嘯清風發。林下重來白日長。雲遠石深連鷲嶺。水寒沙淺似魚梁。漫因野老詢前事。閑伴伴幽人擷眾芳。更欲窮源情未已。知

君嗔我索歸忙。

次韻和詶(惟晤)

撥雲過得南隴去。流水激濺一澗長。盤石誰堆補缺岸。老自倒成危梁。沙禽呼雌頻叫噪。山藥吐色常芬芳。臘去春歸山愈好。喜君共無塵事忙。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冲晦(蟠)

入林已忻猿鳥樂。共傲浮生勝大還。身外是非雲不繫。社中留戀雨相關。籃輿寂寞愧彭澤。拄杖風流肖德山。寄語葛洪品下水。莫流清夢落人間。

次韻和詶(契嵩)

共訪迢遙深塢寺。仍隨野老賣樵還。鳥栖已定人方到。暮色雖濃門未關。今宿品房休問法。來朝臘屐重登山。平生勝友殊難會。莫厭相携寂寞間。

次韻和詶(惟晤)

天寒雨細日將暮。泥滑誰禁策馬還。砂穴吐泉鳴決決。竹叢歸鳥語關關。聊睎謝客須穿屐。莫羨支公獨買山。方外論交情未淺。願陪投老白雲間。

同公濟冲晦遊天竺兼簡呈伯周禪老(契嵩)

愛此蕭然松塢深。詩流邀我此相尋。蒼茫寒日纔開霧。靉靆濃雲又結陰。安石放懷還劇賞。皎然乘興合清吟。主人勸駐禪扉宿。況值梅香正滿林。

次韻和詶(蟠)

不問猿崖鳥道深。携笻著屐伴君尋。山中桂子驚寒夜。雪後梅花逼歲陰。欲住更逢青眼顧。相看須盡白頭吟。他年若續高僧傳。未放湯休與道林。

次韻和詶(惟晤)

平昔詩禪友契深。更來人外事幽尋。雨餘澗壑流寒響。歲晏樫杉老翠陰。袒跣不妨陶令醉。風流多傚洛生吟。山翁解榻延清賞。未放前賢勝竹林。

宿天竺再贈東山禪師與冲晦(蟠)

仲靈述作慚知己。冲晦篇章竊賞音。勝侶俱恬山水樂。神交已過雪霜深。燈前自笑平生事雨後重論一夜心。相檢莫教詩間斷。更闌同聽夜猿吟。

次韻奉和(契嵩)

沈侯才雋冠儒林。詩語驚人金玉音。學海平生慚我淺。詞源今日羨君深。強睎老格須張膽。喜聽清言更洗心。賡唱苟能容累句。漫陪梁甫續高吟。

次韻奉和(惟晤)

燈火青熒雲塢寺。清猿叫斷有餘音。檻梅雪白春風近。山雨盆傾澗水深。背世迹憐高鳥迹。結交心契老松心。詶君秀句無新語。徒攪詩腸徹曙吟。

宿天竺寺賦聞泉呈二老(蟠)

我有泉中興。平生愛水經。山空時決決。夜靜轉泠泠。暗脈來湍急。清聲出混冥。月寒風不響。高枕與君聽。

同賦聞泉(契嵩)

歲晏林間宿。初聞況夜晴。漱寒醒客夢。飛響應山鳴。深澗松風靜。幽人石室清。誰人能為我。寫此入琴聲。

同賦聞泉(惟晤)

澗泉吾所好。山舍寂無喧。春脈生雲底。夜聲來枕前。風休不動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鳴逾急。冷然清夢魂。

送公濟冲晦出山兼簡駐泊李思文(契嵩)

幾日山遊霰雪稀。相隨野老亦忘機。始憐洞裏雲堪臥。又憶人間歲杪歲。夜落梅花應滿路。風含春色自吹衣。憑君為語王孫道。音信終須寄鳥飛。

次韻奉詶(蟠)

臘後東風掃翠微。同看芳柳破春機。三宵聽水都無夢。四日登山未肯歸。野老止憑雲送客。家人應笑雨霑衣。君詩兼簡佳公子。只恐囊傾一夜飛。

次韻奉和(惟晤)

招携綠野村邊去。累日青山曠世機。惜向永安蘭若別。還經靈隱渡頭歸。雲峯積雪迷樵徑。石罅新泉濺客衣。詩會未由陪帝戚。心隨雲鳥入城飛。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蟠)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裊裊礙松枝。雨留宿客還斜落。風送行人亦倒吹。華表忽驚黃鶴反。耳中猶帶白猿悲。來朝弗著登山屐。可避君味謝客兒。

次韻和詶(契嵩)

嚴維靈澈出山時。避雨曾 聞礙木枝。歲杪霜寒何足畏。管中春色已堪吹。風含鐘韻凝還散。水結溪聲咽又悲。鬪草野遊君莫笑。初平元是牧羊兒。

次韻奉和詶(惟晤)

興高未肯輟清詩。捨轎重扶櫛栗枝。松柏青肥春雨洗。烟雲輕健澗風吹。樵歸後塢連聲唱。鹿過前溪失隊悲。莫道還家甘寂默。陶潛自有五男兒。

山中回憶東山老(蟠)

山遊興發特尋君。屐齒笋枝繞四隣。峯北看雲忘世務。澗南聽水得天真。名高寂寞存僧史。林下風流似晉人。何日枇杷苦笋熟。却遊未減去年春(君去年有苦笋上批把熟之句)。

次韻奉詶(契嵩)

君事逍遙入亂雲。與君躡屐遍溪隣。林間聽鳥聞偏好。烟際觀山見匪真。澗水只能忙送客。岩花不解久留人。樂天更有龍門約。勝會應須趁早春。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二篇鄙思枯涸奉和不暇且乞罷唱(契嵩)

詩篇留落野人窓。又得虞卿璧一雙。怪似蛟龍出古水。清如日月浸秋江。賡吟何止夸山澤。變雅終須繫國邦。為報詩家驍將道。雪闌休唱已心降。

次韻奉詶(蟠)

幾夕論詩坐石窓。憐君百首妙無雙。勾牽野興侵孤月。惱亂詞源湧大江。數紙忽然來竺嶺。千年猶可照吳邦。相思未免還相挑。莫竪旗旛却詐降。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禪師(惟晤)

松行未盡却回頭。寒雨霧[雨/沱]已漸收。望海閣邊雲繚繞。行春橋下水奔流。山庵驟別高談遠。城寺將歸滿面羞。須傚著書同護法。悠悠人事漫拘囚。

次韻和詶(契嵩)

忽憶山中人白頭。歲闌來看雪初收。詩篇見賞皆高興。謝客相隨匪俗流。漫有嵓雲供夜臥。況無土食備晨羞。愛君吟詠殊堪聽。金玉聲音勝楚囚。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契嵩)

孫綽曾陪支遁遊。千年人謂兩風流。羨君慕此乘雙屐。結侶還來共一丘。衣冷雪霜猶未去。興高雲月肯甘收。耽詩重道皆無比。應敵當時萬戶侯。

次韻奉詶(蟠)

猿聲未落鳥聲愁。筍發花開澗水流。還對春風驚節物。漫思野老傍林丘。古人得道多深隱。賢守知名貴早收。林下頻過君莫怪。自看骨相匪封侯。

次韻奉詶(惟晤)

今日追懷昨日遊。二君乘興似奔流。遠尋幽壑行扡屐。累到深雲臥枕丘。崖竹蕭疎晴影亂。塢梅零落晚香收。會須重訪藤州老。更約高才沈隱侯。

次韻奉和(契嵩)

樂天已與廣宣遊。更出風塵外俗流。酒聖盡能非畢卓。詩仙皆欲接浮丘(間公濟與冲晦遊。斷此葷酒。多隨其奉戒)篇章逸處江山動。筆硯閒時雲雨收。況有聲名俱籍甚。並飛南北動王侯。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辯(契嵩)

乘興溪邊去。仍從林下歸。梅香帶春信。日色煖人衣。白髮思還遠。清流遇更稀。野禽寧會意。相顧向柴扉。

次韻奉和(蟠)

聞說西庵好。藤州恐不歸。延年松可食。避世草堪衣。山塢雪應滾。林端梅亦稀。猶憐二禪老。佳句及城扉。

次韻奉詶(辯元)

野步溪流靜。源深興未歸。晚禽栖雪竹。殘霰洒禪衣。放意天涯遠。狂吟人落稀。詩成寄吾侶。清氣動林扉。

次韻奉和(惟晤)

白髮東山老。青林西塢歸。聽猿時駐錫。厲水自褰衣。高論才難敵。孤蹤行亦稀。慚君寄樵採。佳句出嵓扉。

寄東山禪師(蟠)

高臥西林月。孤閒獨見君。杖藜探澗水。欹枕看山雲。鹿過何人見。猿啼只自聞。篇章知幾首。寄我莫辭勤。

次韻奉詶(契嵩)

翛然林下隱。吾道異夫君。習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人情無意染。鶴唳有時聞。謝客詩懷寄。憐君此興勤。

蟠雪夜登湧金樓。遠望西山憶仲靈。洒然有邁世之風。因思山陰王徽之雪夜獨酌。四望皎然。徘徊詠尤太冲招隱詩。忽憶戴逵扁舟乘興。余恨未能遂往。聊寄此詩

家占西湖島上雲。雪光月色更侵魂。興來爛漫投空老(投或作心)詩罷蒼茫眼正昏。晉國衣冠何處覓。梁朝殿閣儼猶存。思君不及山陰夜。遙望青松聽雪猿。

次韻奉詶(契嵩)

暝色陰森雪和雲。故人當此動吟魂。烟凝火冷萬家靜。水色山光竟夜昏。興發晉賢前古遠。詩傳蕭寺邇今存。春歸嵓壑多芳樹。漫欲遙君同聽猿。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蟠)

冲晦僧儒詩者豪。尤憐賴汝壯方袍。一千篇興時無敵。三十年功格最高。白髮逢春今更勇。清吟徹老莫辭勞。何朝始肯將珠玉。却報仙人換木桃。

次韻奉詶(惟晤)

杜門誰復念吾曹。老畏春寒擁毳袍。懶慢從來徒自笑。唱詶今更怯君高。曾無道譽喧喧播。厭把肝脾苦苦勞。佳句忽來催野句。譬將凡果逼仙桃。

新歲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賢令強公(嵩)

寒郊纔喜歲華新。景物陰陰又一旬。雲帶天低垂壓野。雨藏春晝暗迷人。寧愁燈火妨明月。却嘆詩家惜令辰。陶令而今臥江國。倚樓吟望更誰親。

次韻和詶(蟠)

林扉厭聽雨聲頻。為惜春風只九旬。裛撲山花將放杏。侵尋歲月已過人。何時好去遊南澗。每夜空來望北辰。愁坐更無車馬客。獨憐詩筆謾相親。

竊觀仲靈久雨詩且道余與公濟吟從之意輒次韻奉和(至)

詩興勾牽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彌旬。舊遊已得新工部。佳句今逢休上人(仲靈文章大手。非特休比。此比以詩言耳)雲外馳心關水石。江邊搔首望星辰。泥深未愛尋山屐。誰與西庵杖屨親。

重次元韻(至)

吟思那知歲月新。初鬻啼雨早經旬。娟娟野竹通寒水。洗洗江梅冷照人。鷲嶺並遊勞夢寐。虎溪一笑尚參辰。千金褒字形篇尾。迹未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強令(契嵩)

冉冉流年年曆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為萬里青雲士。來問雙峯白髮人。詩思雅驚含老格。風神清爽惜芳辰。況聞傲令陶元亮。臘屐須來與我親。

重次韻奉詶(至)

千年支許事如新。欲寄前遊漫歷旬。雨帶黑雲遮俗客。猿呼飛鳥伴幽人。從容劇論知何日。感激佳篇慰此辰。四海聲光非鑿齒。道安名重若為親。

附錄諸師著述

序

釋懷悟述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答文殊大士。讚菩薩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舞談說眾所欣。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獨今之然乎。自往古他方佛世。無不然耳。始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學。有效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邁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文畫莫不錄敘而祕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蘇吳山諸僧室藏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歷訪之。而寂然無知其所在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為好事者竊移他所也。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杭室。於廣眾中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祕之久矣。聞師切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茲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皇極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啟敘記辯述銘贊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十六萬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差誤。皆比較選練詮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更冀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於禦溪東藍彥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別本較之。文字亦甚疎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法師行狀曲記。長水暹勤二師碑誌。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纔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令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令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為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為前三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寂其妬謗是非之聲也。又以真諦無聖論。綴于輔教編內壇經贊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贊吾佛大聖人無上勝妙幽

遠淵曠之道。不存乎文字語言。其所謂教外別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贊末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不少警于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鏤板。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之。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疎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為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為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唱詶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為二。總成二十卷。命題鐔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嘗自謂。人生世間閑為第一。蓋其自得閒中之趣。故其所為之詩。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談。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存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韓。行在於書僧(即僧也者)孝論。德在於志尚遠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真諦無聖論。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乎武林山志。故後敘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其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携書謁天子宰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輒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故師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是時也。宗儒束教輩。是非之鋒謗罵之焰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為高文至論乘風而殄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脫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然茲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恢弘輔贊吾如來至聖之教之道。涉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蘊操守。則瑩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不足以方其溫潤高潔明淨也。故令舉記其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與於此中間。雖以護法遭難。然其所謂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其有烟雲水火焚溺蔽虧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如也。故師之自携書西上獻之　天子。事畢將東歸山林。而大覺璉禪師。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云。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爍太陽輝。萬態情何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網縕采。無心任吾適。天宇一何遼。舒卷非留迹。然則師之風貌聲容。其所以出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

又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峯永安精舍。默視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低其韻。以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猶足為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修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己出耶。因卻關著書。以考正其祖宗所以來之之迹。為十二卷。輔教編三卷。又列定祖圖一面。書成携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　仁宗皇帝。又為書以先之。上讀其書。至臣固為道不為名為法不為身。歎愛久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贍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為寂默之道。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為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為人也。其所蘊至道淵密。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為。而未見少差焉。所著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己非他也(謂以儒而嫉佛)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尚綺飾辭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洋浩渺。尤為博贍。總號之為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啟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勢霄壤之遼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所為之書。獻之天子。為之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嘆者也嗚呼。

師之道譽聲德。既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時在位道贊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頌稱讚不已。有若前所記。淨因大覺璉禪師將師之白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弔師之古詩凡百韻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慕詩而序贊者。若靈

源惟清禪師之跋詩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或略。以備研覽。而發季世學佛者之志操焉。其淨因大覺璉禪師送師之白雲謠者。已見前之後序中。此不煩錄矣。

(今既以陳令舉所著之記為前敘舊得一敘。不書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瑩道溫觀其　文藻美麗。或近似之他輩不能為也。而中間敘其為文之所以。而不甚流類。不免隨為。葺正之。仍舊綴于集末云)。

禮嵩禪師塔詩(三十乙韻)

石門釋惠洪作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晚世苦陵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投迹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倔強稱時賢。憑陵作詬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冗長猶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譁然皇祐初。飛聲鬧喧闐。田衣動成群。怒癭空自懸。縮首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全。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鋋。隱然湖海上。長庚橫曉天。作書肆豪猛。揮斥莫敢前。群兒雖貌敬。臆論已不專。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語答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聲。修竹空滿軒。永懷翛然姿。骨目聳清堅。僮奴豈知此。住茲亦彌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峯巔。再拜不忍去。聽此遶澗泉。吁嗟末運中。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拍諸祖肩。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川。願持折脚鐺。結茅西澗邊。歲時邏松檜。來此掃頹磚。

吊嵩禪師詩(并引)

南海楞伽山守端述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余抱遠公文集。自廬嶽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天下。乃特詣師故居永安精舍之後。嶺端蒙雪霜排榛莽。於所藏閣維不壞之五相舍利小石塔前。恭備香羞茗燭等。作禮以供焉。因抽鄙思為五言古詩。凡一百韻。長跪端想誠百其心。粲若有對。遂作南音。稽然以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為攀慕悼之之誠也。禪師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客不惡。但欲南音來耳邊。余連與藤東西交徼。最為密邇。禪師遷寂在於熙寧五年之夏。余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晚生。所作南音不得不爾。苟不離正受。庶其裁擇焉。

覺城否復隍。慧日書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救顛仄。緬惟東山師。降靈自天德。申甫寧加諸。奮身若葡萄。吾法傾不綱。蒼黃莫之測。詵詵排佛徒。岩岩侍君側。適操權衡者。兼領辭翰職。率意務品藻。庶形在埏埴。唐書預之修。韓語例增飾。竊自比丘軻。拒我過楊墨。惜彼述至言。曾之通皇極。廢道專以人。訐惡肆其力。坑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主終難惑。當時禪講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枝梧。縮手俟徽纆。唯師奮然作。感憤形諸色。一言塗腦肝。萬卷羅胸臆。人爵猶唾遺。冥鴻詎籠得。蠢蠢嗟東人。遲遲別南國。歷楚仍騁吳。百城慕知識。義龍雲之天。禪虎角而翼。誅茆靈峯西。殺簡仙源北。著書傚龍猛。護法掌司直。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即(謂儒釋二教雖殊皆相資而化物也)筆峯迴崷崒。詞海彌湢沉。紛葩若輝散。宏麗尚典實。匠媧補穹旻。効禹導溝洫。動或幾百卷。經世為模則。斯文千古雄。斯義萬夫特。據理從所征。處戰無弗克。吾皇遇唐虞。吾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凶塞。喜覽明光殿。撫念加歎息。賞其繫表才。欝為天下式。謂嘗獵英雋。忽此遺彀弋。小避三公位。高憑四依軾。慧日昏復明。禪經亂還緎。智林久宜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豚魚。至仁周動植。良可班諸藏。尋即遵所勅(略去五韻)飛章類席卷。橫議同鏡拭。舂喉那補爨。樹口拑拱默。始知猛陵翁(即師里名。彼多獮猛陵男子故)原筮無遺慝。金湯義存存。涇渭情湜湜(略去二韻)既而謂東歸。湖山夢還憶。列戶翠可染。當窓秀堪織。風尚清散為。僧年白駒逼。孰貴秉燭遊。鼓缶欹吳日。林遠爭追隨。宗雷苦凄惻。禪誦心稍隙。騷雅興仍亟。道行愈峻卓。德聲轉輝赩(略去七韻)宴坐君無何。遺偈見敦飾。大梅鼯鼠聲。匪我相囚福(師臨終偈云。不似大梅老。貪隨鼯鼠聲。云)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仂。明發鷲峯下。闍維火初熄。五相堅不化。鮮柔光燿翌。燦若金出鈹。瑩如玉分玏。式旌無妄犯。奉法剛而寒。靈山眾咸覩。望林加渴醷。剋奇冠前籍。景仰動殊域。王公競嗟駭。士庶增悃愊(略去二韻)共收鶴林骨。合葬鷲山肋(略去三韻)澗猿徒自號。書魚蠹誰蝕。僧史半十料。工歌全九罭(略去六韻)致我來吳楚。慕師自岐嶷。獲記楞伽遊。誦味踰鱠職(師有遊吾湟川燕嘉亭。及楞伽山寺記也)。哲人既云殂。至道亦將踣。已乎三十年。臨弔徒深剋。妙峯高為塔。梵天廣成國(國或作異)萬物備蒸嘗。五雲爭輔翊。乾坤或幾息。海山有時泐。師其道與名。勃然長觺觺。

(命研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爽酋勁。而中間凡用事綴韻過于迂辟。今略取其辭意簡雅超邁之句。次成七十三韻。亦可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贊明教大師(并敘)

龍舒天柱山修靜述

始余讀嵩禪師輔教編。愛其文落落有奇偉氣。而能發揮釋氏之道。以諭夫當世名儒釋子之不知教本者。俾之達性命之奧。見聖賢所以施教敷化之心。而不淪於是非相戰之地(中間敘繁處。皆略之)若夫統之有宗而窮深及微。則尚恐二家之學者或未易曉其邊徼。況能究其道而見其全乎。及其示寂後閣維而五物不灰。然此雖師之糠粃而以歿故已方見信於其徒。則其所蘊精粹要妙。而不獲見知於人者多矣。嗚呼道之難傳也若是乎。予甚悲之。其道雖能化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師歿後其真風勝軌不甚章章絢爛於世。茲或希世之才黃鍾之音不投於里耳。小器哉。予晚路末學不遑洒掃于庭宇而覘望餘光。徒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今採其遺芳稽首長想。系之以贊云。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維嵩。自脫襁褓。居仁由孝。氷雪其躬。律儀是傚。遠覽高翔。遊吳暨梁。道繼佛祖。欲隱彌彰。適丁祇園。謗焰四起。縱筆成書。蓋不得已。既而撲滅。曇花重榮。嘉祐之間。獨飛英聲。帝澤屢霑。公卿折節。咄嗟吾徒。反肆駃舌。遂賦歸歟。安於覆盂。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賢。所在成市。頎然誰儔。理固宜爾。太阿出匣。斬蛟戮螭。用之補履。曾不如錐。答焉云逝。遺迹莫繼。凜乎真風。永蠲氛翳。嗟乎鯫生。不克祇承。每一念至。氣填于膺。竟何能為。只益慚怍。聊筆清芬。式告來學。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二首)

靈源叟

吾佛大法。蓋世出世間千聖萬靈道德性命之本源。源深本妙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也。當必資開士因王臣之力啟物信而禦外魔。開士出。蓋視法運之通塞。決與世致益。不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師嵩和尚其人歟。妙達玄宗博極世解。出皇祐至和間。見外黨有致吾法之瘡疣者。則曰。予竊菩薩權。為如來使。辯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於是著書聞奏蒙

仁宗皇帝嘉賞。勅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雲廓而佛日輝也。和尚既建功德於教門。其英聲茂實壯飾其曹。稍蘊知識舉知欽慕。而比年法值下衰。人根鄙劣。喜剃染之便。爭變形服。竊入吾家。紛情世塵。濫廁僧倫者。皆是見聞思慮不脫俚俗。何高德勝義之能講慕哉。寶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竦所聞而矜所慕其賢於濫廁之流者故

可稱也。雖久游禪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大士知開導耳目起睎[目*冀]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明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為道前事。且出此帖示之。擇言苦求得之。珍收南來以示余。若有異獲。因語之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遺迹。以彼名耶實耶。以名則於彼外矣。徒可資於談柄。無益乎己。以實則明教之至論可考。以發覆致遠者甚多。汝宜尋而究之。且想彼標致以自勉激。則終有益也矣。年月日。

又帖

明教大師嵩和尚。自稱藤州東山沙門。乘夙悲誓出于皇朝。始以天下縉紳先生。或未究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習跡佛教為夷狄之法而篾視之。至加毀滅謂無使混害中國周孔之道。和尚惜彼循枝而遺根背源而向派。非徒謂暗乎此。其學周孔之道也。可得謂能自其明而極其誠。由其誠而盡其道。以成天下大本大公。包博無外純全之妙神者耶。由於不自知。所以不知人矣。和尚博極古今儒釋教道之本。會通聖賢理事論議之跡。若振綱張網舉領提裘。目分毛斂。見者皆明。義貫理融感會神府。乃知凡聖人所出之方所示之言。特其教之跡矣。使知識之明者。由此自返所以跡所以言者。以內照之則靈于廓然。無內外無彼此。豈華夷儒釋之可辯耶。乃著之書號輔教編。以開諭縉紳先生之徒。奏之　天子。上嘉歎之。勅與班行。而名卿鉅儒至如歐陽文忠公諸豪。覽其書莫不歎服敬而禮之。復緣淺識講解輩毀其宗門。故撰正宗記定祖圖以辯其說。亦奏上行之。既而還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牆岸法門啟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寶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援毫信手。愧不能述其萬一也。靈源叟書。
至聖至言。回偏樹正。皇天皇覺。決淺賾深。大哉善哉。福霑諸後。重刊所疏。續繼斯云。

鐔津集重刊疏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於是乘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宋之鉅儒縉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之心。已廓然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中之為文者多。而未嘗有出其右者。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自昔兵燹已來。書板磨滅。後之學者無所見聞。為可憂也。茲欲重刻吳中。所費繁夥。於是綴疏仰謁群賢同道學者。覩茲勝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

為因緣而出現世間。咸宗鷲嶺。以文章而黼黻聖諦。惟尚鐔津。深窮萬法之原。同入三乘之藏。讀之可以開人天之眼目。統之可以掃儒釋之藩籬。好書而不好此書。孰謂好學。明道而不明斯道。豈曰明心。欲重刻雲間益廣傳于天下。致永叔黎明之見。名重一時。遭仁宗天縱之資。功垂萬古。群賢既遇。勝事當成。
洪武甲子春天台松雨齋沙門原旭撰
右松雨老和尚為琦首座製疏。重刊宋明教大師文集於雲間。既以化行開至二十餘版矣。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茲以天全叡首座愍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此卷過余堅密精舍。命題于後。余雖不敏。覩此勝因。不覺踴躍而喜。此集湮沒久矣。若使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于中天。耀昏衢於叔世者也。天全其勉之。
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宗書

重刻鐔津文集後序

學有及物之功。文為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乎物。徒學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推其道發於文章。肆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嵩禪師其人歟。嗟夫吾佛之教法心法也。生靈同而有焉。但為虛妄所蔽。不能顯現。汩四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法隨器而諭。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德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教中所謂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又非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即真。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猶種之敗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愍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況是時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不得不作焉。學者總稡號鐔津文集。斯文行世。真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版湮沒。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獻公。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請敘其後。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獲廁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琇
鐔津文集卷第十九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